

# 富阳对望

□苏州 陈亚楠

对望,对望。  
走进黄公望的烟雨江南,一山一水,雾气氤氲。我望着看不清的天色,踏上木桩堆砌而成的高台,有个词语首先映入我的心海,我心里说:“漫山遍野的云。”

云层是怎样的呢?若有通透世事的神仙在九天之上俯瞰,他却只能看着这大朵的云,在这满池的江南春水里蔓延、蔓延……呵!我心下悲凉,有如空山余弦,清冽地划过心头。神仙怎会俯瞰苍茫的世间呢?乐得逍遥,才是神仙。

谁乃乐得逍遥妙人也?黄公望子久也。黄公望的名字,背着浮华世间的殷殷盼望,携着九州人世忘不掉也平复不了的千丝万愁,为何如此说呢?

其父黄氏,望子为何?为枝叶硕茂、为香烟接续、为中兴家道、为钟鸣鼎食。纷纭几多愁,尘世浮躁,他如何选?

明人笔记曾言及:“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、从木深筱中坐,意态忽忽,人莫测其所为。又居湖中通海处,看激流轰浪,虽风雨骤至,水怪悲恫,不顾。”几经蹉跎,看尽浮生,或许只在天地山水间,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,确凿地直面自己坦诚地活。

山水灵动,对望,对望,他看见何?

灵雾闪烁,对望,对望,我看见何?

## 一生挚爱唯丹青

□苏州 潘家颐

清晨和煦的阳光,刚照射到粉墙黛瓦上,平江河上的小船,才驶过那座年岁已久的石拱桥,寂静的碎石子路上,有一位老人的背影——他左手提着一箱画具,右臂下夹着一块画板,精神十足地朝石桥走去,这便是我的太公。

我的太公是一位画家。他个子小小的,身子硬朗,鹤发童颜,乐观豁达,逢人都能聊上几句。打我记事起,太公给我的印象就是总不着家。他天天拿着画具出门,到了饭点才现身,匆匆扒上几口饭菜,就又不见了,一直到天将黑才回来。这时太公身边往往会多出一幅精美的园林素描,或是一张生动的水彩画。他一日不休。

太公有个宝贝红木柜子,平时极少开启,我央求他打开给我瞧

## 芍药花的“泪”

□仪征 张征

五月的小城,属于芍药花。两千多亩的园子里,金带围、高杆红、金簪刺玉、大富贵、莲台等,一百多个品种的芍药花,竞相开放,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,如楼、如冠、如盘、如碗、如蟹、如绣球,满眼是,铺天盖地。一场花的盛会。一片花的海洋。

游园的小伙伴中,有人惊呼:芍药花在流“泪”!真的,那是在尚未开放的花骨朵上,分泌出一团团透明的胶质的液体,正像是挂在眼角的“泪”。

“有情芍药含春泪”,难道在感伤美好春日即将逝去?触摸一下它的“泪”,像是为亲爱的人轻轻拭去伤心与委屈,抚慰它、亲昵它——它的“泪”,黏黏的。

又忍不住,亲吻了一下芍药花的“泪”。它的“泪”,不是淡而无

味,也不是咸咸的,而是蜂蜜一样的清凉、甘甜。

我明白了,在这最美好的时刻,芍药花流出的,不是伤心、委屈的“泪”,而是欢喜、幸福的“泪”。

眼前,不时有蜜蜂嗡嗡飞舞。它们落在芍药花蕊上,专注的神情,忙碌的动作,如同兢兢业业的最美劳动者。

那“泪”,是不是蜜蜂在采集的花的精华?蜜蜂未必是个酿造者,而只是个采集加工者,真正酿造甘甜的,还是花,眼前的即是芍药花。

芍药是仅次于牡丹的富贵之花,被称为“花中之相”,扬州有“四相簪花”的典故。扬州芍药甲天下,相传,北宋庆历五年(1045年),扬州太守韩琦设宴,邀请王安石、王珪、陈升之三人,饮酒赏花。席间,韩琦剪下四朵金缠腰

常喜欢迎着风面向他、注视他,想象他怎样就这么不声不响、一声不吭地凝望尘世。绮丽柔美的景色画布间,就这么格格不入的一隅;舒展出横斜的枝丫、枝叶……我闭目凝神,听得老树与我少年时代的对话,他沧桑备显,时而垂首,流水潺潺,流光炫影;我听得他多年来游子般的苦吟;我听得心旌飘零间,絮絮沉沉的时光低语;我听得踽踽求生时,老树凝重地喘息。

思绪回笼,已漫步至富春江畔的郁达夫小楼,“家在严陵滩下住,秦时风物晋山川,碧桃三月花似锦,来往春江有钓船”,看向丰子恺先生题的“风流儒雅”四字,我心下惊叹,是要怎样平衡舒洁的灵魂,才配得上此情此景中一句风流!必是能够在恬淡中开阔,在浩渺间安稳,在浮动当中心有所依,心定,才是真谛!

原来,原来,那层层叠叠的云雾又怎能是心下恒定之人的阻碍,有人闭上眼,依然是满心清澈——人生有一面镜子最照不得,那就是心下那一汪流动的水,你若洁净坦诚,它便笑意盈盈地泛几缕涟漪,你若愧对心境,它便照出你在尘世留下的恶果,照出你脸上的洪水猛兽来,照出你不够坦诚的下场。

对望,对望。

我看到我自己,看到迷迷蒙蒙的山色间最清丽的美物,吾在,在于心。

见脚下拖着长长的影子,周边万籁俱寂,只能听见各自脚步摩擦沙石发出的声音。

有一次,太公画得太忘我,天全黑了才匆匆收起画笔。回去的路上竟然听到了恐怖的狼嚎,一双双眼睛在黑夜如同幽幽鬼火,发出绿色的光芒。幸好同行的向导带了猎枪,击中了头狼,狼群这才仓皇离开。寒来暑往,太公一待就是半年,最终带了两百多幅作品回家。

太公说:“画画对我来说,不只是事业,更是爱好。饭可以一日不吃,觉可以一日不睡,但手不能一日不画。”在太公的心里,苏州的大街小巷,每天都有与众不同的景色,从他的笔墨里,我看到了一位老画家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。

怀念我的太公施文潮。

周日,我和老公去乡下看望父母。我们把买的肉、菜拿出来,和父亲一起收拾,准备做中饭。我问母亲去哪儿了,父亲说去地里干活了。到了中午,母亲满头大汗回来了,她看到我们很高兴,赶忙把手中的农具放下来,一起端菜盛饭。

围坐在一起吃饭时,我对母亲说:“你都七十多岁的人了,种了一辈子地了,干吗现在还那么辛苦?”老公也在旁边附和。

母亲笑着说:“好好好,我听你们的,以后我尽量少下地干活。”

“还听我们的,我们和你说了多少次了,把地给人家种,一直是‘阳奉阴违’,到现在都没做到。”我嗔怪道。

母亲笑了笑没说话,只是忙着给我们夹菜。

过了一会儿,母亲问我:“丫头,工作忙吧?你哪有时间写作啊?”

“我利用周末的时间,忙里偷闲写啊。”我说。

“你工资又不低,生活无忧,你干吗那么拼啊?”母亲故作疑惑道。

## 两件“小棉袄”

□南京 吴其盛

妻子住院,我当陪护。病房里三张床,我们居中,外侧和内侧住的是两个外地妇女,都是六十岁上下,分别由女儿当陪护。

两个女儿,就像两种不同花色的小棉袄,让人在疾病的严寒中真切感受到亲情的暖意。

外侧的是江苏丹阳人,交谈中得知,家里是开餐馆的,老人得病后,店里的所有事项全部交由其女婿打点,母女俩一门心思只管在南京治病。

内侧的是安徽来安人,种田的,一家人首选的治疗之地就是南京,她们说南京的医疗条件好,又不是太远,当地人人生了大病都想找到这里求医。

外侧的女儿不愧是开店做生意的,做起事来特别勤快且利索,每天天不亮,她就在卫生间忙开了,将母亲弄脏的衣物一一清洗干净,然后伺候老人早早洗漱,母亲的吃喝拉撒她总是反应迅速,以最快的速度帮其料理到位。就这样,也许是生病心情不好的原因,老人还时不时对她所做之事做出挑剔,冒出一些抱怨之语,而女儿看起来性情特好,无论你怎么说,总是像哄小孩似地哄着母亲,大有开店者那种把顾客当上帝的职业风范。

内侧的女儿做事不紧不慢,整天笑嘻嘻的,母亲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后,她认为合理的,立即遵照执行,她认为没道理的,总会语气平和地表达质疑,然后一二三四五地讲出否定的理由,直说到母亲没话可说为止,可谓笑里藏威,每天的饮食起居,女儿说一,母亲从不说二。

两个病人闲时聊起各自的女儿,都透着发自内心的欣慰和满足,说假若自己没有女儿,那这一病可就是死多活少了。

## 喜欢

□南通 陆漪

“因为喜欢,与其看电视、刷抖音,还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写点小文章,在报刊上发表了也高兴啊。”

“在我看来,写东西还是很累的,你也要注意休息啊。”

这时候我已经听懂了母亲的弦外之音。

吃完中饭,我们要回家了,我再次和母亲说道:“你年纪大了,不让你种地就是让你休息休息,看看电视、打打牌,你看今天上午干得满头大汗,累吧?”

母亲边帮我们装青菜、豆角和土豆,边回答说:“我去地里干活也是锻炼身体啊。你看,你爸喜欢钓鱼,哪怕一站就是半天,他也不感觉累。你挤出时间写作,即使休息天,有时一坐好几个小时,你也不觉得累。现在下地种田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,忙忙碌碌很充实。”我听了微微点了头。

是的,想让母亲改变已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是很难的。其实关心父母,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,不能过分强求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生活,只要他们高兴就足矣。因为喜欢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1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